

6月3日,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崔永元掀起的“娱乐圈大地震”之时,94岁的叶嘉莹先生“悄悄”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迦陵基金”,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目前已完成初期捐赠1857万元。

叶嘉莹,人们都称她是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于诗词中孕育而出的叶先生,虽一生苦难,却才情纵横,虽颠沛流离,却度人无数。纵然满头白发,但举手投足之间皆是这世间少有的优雅和风度。



叶先生选择将所有的情感投放在古典诗词上,她认为唯有诗词,才是人生里可长久依托的东西。

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先生 94岁裸捐1857万 她才应该是真正的国民女神

已经无法计数她一生中教了多少学生,又有多少人因为她的一堂课,突然发现了中国传统诗词的美妙。有若堆满了宝藏的山洞,她指给学生看,它们美在哪儿,好在哪儿。

他们只记得她在讲台上,声调高昂或者低徊,那些长句短句韵律,那是一个自己先被所教之事感动了的人。

但她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大的成就。总说自己无非就是一个喜爱诗词的人,把诗词里美好而丰富的世界介绍给了年轻人。“我也不会做别的东西,我只能教教诗词了。”

今年94岁高龄的叶嘉莹先生,依旧精神矍铄,逻辑严谨,声音清亮。多年来她始终坚持站着讲课,哪怕要站立三个小时之久。

“我到现在90多岁,我的腰腿有毛病,但是我一定是站着讲课的。这也是对于诗词的一种尊重。”

王国维曾有一句感叹,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句话后来被屡屡用作叶嘉莹一生坎坷命运的写照。

A

1924年,叶嘉莹出生于北京一书香门第,叶家全家都是爱诗之人,叶嘉莹的童年是伴着诵读诗词之声度过的。

后人评论她所学乃是“新知识旧思想”。鲁豫曾在访谈里向她求证,她说:“我们家没有这个说法。我们遵守的就是中国的诗礼传家。我们家从没有人吵架,也不会有人大声说话。”

叶嘉莹写诗是天才。15岁时,她看着窗外垂死挣扎的蝴蝶,写下一首《秋蝶》,追问人生的意义。

1941年夏天,叶嘉莹考上了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诗词名家顾随先生。几年时间里,她记下厚厚的八本笔记,即使后来辗转多个国家,这些笔记始终被她随身携带。

学于顾随先生门下的六年,叶嘉莹始终是班里的佼佼者,亦被顾随先生视为得意门生。

顾随先生在1947年寄给她的信中说:“我所有的才能,你都学到了。而且我希望你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她确实如此。刚毕业的年轻女孩,很快就因为课讲的太好,而被三个中学同时聘为国文老师。

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个人情再大,也拗不过命运的轮转。

B

因战火四起,叶嘉莹的父亲多年在

外漂泊,杳无音信,家中只有母亲照看着她和两个尚且年幼的弟弟。

也就在她考上大学那年母亲因思虑成疾,在天津做手术却不慎感染,最终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去世。她带着年幼的弟弟,一连写下《哭母诗八首》。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人生的无常,体会到死生的别离。

在2017年《朗读者》的舞台上,她说:“我觉得我人生最悲哀痛苦的一段,就是听到钉子钉在棺木上的声音。”

她一生没有谈过恋爱,纵然她从不缺追求者,和丈夫的相识相守更像是出于义气。

1948年,叶嘉莹南下上海结婚,后随家人一同迁居台湾。

谁料一别故土便是祸难加身。丈夫和自己先后无故入狱,虽然自己很快被放了出来,但丢了工作,丢了栖身之所。一时间,她和怀中尚未断奶的女儿,无家可归。

无奈之下,她只得暂时栖身于丈夫的姐姐家中。

一句“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道尽她所有的辛酸。

待到新一轮开学季,叶嘉莹便带着女儿去了一个私立女中教书。她在《鲁豫有约》里曾谈及这段经历。

三年后,终于归来的丈夫却因为久困狱中,性情变得暴躁易怒。

她以女子之身,要照顾大女儿和刚出生的小女儿,还要撑起整个家的生活。为此她同时在淡江、辅仁、台大三所大学任教,从早到晚,每天讲9个小时的课。

最难过的时候,她甚至考虑过,“如果自杀,哪种方式是最没有痛苦的。”

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二十首其一》支撑着她度过那段艰难时刻。“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

2018年6月3日,94岁的叶先生将自己全部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用于设立“迦陵基金”,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目前,已经完成了初期捐赠1857万元。



后来,叶嘉莹因工作和家人不停在美国、台湾、加拿大间辗转,教授诗词。直到几年后她在加拿大取得终身教职,一大家人才算安定下来。

但当她以为自己总算可以安稳度日,享受生活之时,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在车祸中双双亡故。

待丧事操持完毕,她把自己独自关在家中,一连写下《哭女诗十首》。“检点嫁衣随火葬,阿娘空有泪千行。”

极大的悲哀和挫折打破了她对私人的,小我的感情,她选择将所有的情感投注在古典诗词的教学上,唯有诗词,才是人生里可长久依托的东西。

她在《朗读者》里说,“我真是太喜欢中国的诗了,我讲诗的时候,把我的感情都投入了进去。纵然我讲英文的时候,不太流利,或者文法不是很完整,但是我可以把杜甫李白的感情,用我那poor english传达出来,结果班上的同学非常喜欢。”

即便在国外讲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她没有一刻不在想念北京。

直到1979年,叶嘉莹才得以回国。她一口气写下2700多字的长诗《祖国行》,此时,离她离开北京,已经过去了30多年。

“我从飞机上看见长街的灯火,我就在想,那是不是西长安街呢?那是当年我每天走过的地方,那是我的家所在的地方。当时在飞机上就流下眼泪来。”

C

从这一年开始,叶嘉莹便常常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往返于国内和加拿大之间讲授古典诗词。

如此奔波三十余年,她在国内几十所大学讲授古典诗词数百场。很长一段时间里,往返交通费用都是她自己解

决,讲课,亦从不求报酬。

直到2014年,她选择定居南开。

坊间流传最广的是叶嘉莹初到南开中文系授课时的盛况。

教室里的椅子排的满满当当,以至于她走上讲台都困难。后来中文系提出“持听课证入场”,结果在一个女学生的带领下,很多学生用萝卜刻章,自制听课证。一时间,就连“假冒听课证”都一证难求。

得知叶嘉莹选择定居南开之时,国内外的诗词爱好者便与校方联系,出资为她在南开修建了“迦陵学舍”,名字便是取自叶嘉莹的号“迦陵”。这是继数学大师陈省身之后,南开第二次为学术大家修建学舍。

她说尽管自己已经年迈,但还是有一个痴梦。想要以己之力护卫诗词的生命,就像汉墓里时隔千年仍能盛放的莲花一样。

从1945年叶嘉莹从辅仁大学毕业以来,七十多年里,她从不曾停下教授古典诗词的脚步。从中国到美国,从美国到加拿大,她行遍大江南北,用一生做年轻人学习诗词路上的引路人。

所有人都尊称她是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唤她叶嘉莹先生。

她一生所获荣誉无数,但最喜欢的依旧是“教师”这个头衔。

纵然如今已经94岁,她依旧坚持为学生讲课,整理昔年素材,编撰成册,留待后人;

她还将自己多年来在各地讲课的几十箱录音录像材料,和学生一起整理成书,希望能给更多不能到现场听她讲课的人以参考;

她每天依旧两点半睡觉,早上六点半起床,演讲稿和学生论文,或是小朋友二三十字的习作,她都会亲自看,亲自改……

人民日报评论她:为中国诗词之美吟哦至今,更活成了人们心中的诗。九十载光阴弹指过,未应磨染是初心。诗词养性,先生风骨为明证。

她拿出自己的10万美元积蓄,以恩师顾随先生的名号“驼庵”设立奖学金,专门用于激励学生对古典诗词的研习。

2018年6月3日,94岁的叶先生将自己全部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用于设立“迦陵基金”,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目前,已经完成了初期捐赠1857万元。

“蚕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这是叶先生对年轻人的一点点希望。“我平生的离乱都微不足道,只要年轻人能够把我吐出的丝,织成一片云锦。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能够留下来。”

据搜狐文化